

【行走人生】

□金后子

刚刚走进莱芜——更准确地说是莱城，一缕缕清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我心里清楚，夏日的这份清凉是来自大山的，是来自森林的，是来自绿色的。面对这份难得的清凉，这含翠欲滴的绿，我想到旅游，想到美好。是啊，人们借着一个一个的由头，总习惯到远方寻觅风景。可寻来觅去，当静下心来时才会发现，其实好的风景并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的身边。

莱城的四周几乎是山，是大山滋养了一方百姓。徜徉在莲花山深处的绿海里，高庄就成了连绵群山里的一个亮点，是一个美妙绝伦的符号。沿弯曲而又平整的山路西行，当进入一个纵深不及的峡谷时，突然发现在路的左侧立有一块大大的牌子——齐鲁干烘。又走不远，前面豁然开朗，四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绿海如潮，可谓钟灵毓秀、天造地设也，若不是上天格外垂青，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。是啊，当你走进这方宝地还会发现，它不仅风景如画，真正称之瑰宝的是这里藏在深闺中的茶园了。这里就是高纬度北方茶的产地。由于四季分明，昼夜温差大，加之大山的滋养，产出的茶叶叶厚，耐冲，口感好，矿物质含量高。当然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最富有吸引力的还是已初具规模的集采茶、观光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了。

我们一行来到时，已近中午时分，太阳高悬在天上，洒下灿烂的光芒。郁郁葱葱的茶树在阳光的照耀下诗意般地匍匐在大地上，绿得安详，绿得清澈。说实话，年过五十的我虽然茶喝得不少，但与茶树茶园亲密接触这还是第一次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再者，在我固有的印象里，种茶总是与江南捆绑在一起，茶是南国特有的植物——好奇心也陡然而生。

走进茶园，茶树一棵棵一行行一片片高低错落铺开，打眼望去，极似城里

何必下江南



路旁的冬青，只是没有冬青修整得那般整齐，更多了自由生长的野趣。那些蓬勃向上的叶儿，大的小的宽的窄的厚的薄的挨挨挤挤，勾肩搭背闹在一起，从远处看去几乎是一个整体，近观又各有各的特点和表情。但无论怎么变化，它们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绿了，是通身的绿，绿得肆无忌惮。

就在一行行一簇簇茶树的头顶，架设着一个黑色的淋浴头，细密的水雾从上面洒下来，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更似南方雨后的山岚。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，我脑子里立即蹦出了这句话。农业文明敞开胸襟拥抱工业文明，或者说工业文明去亲吻农业文明，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插上飞翔的翅膀。茶园吕老板说：“越嫩的叶越值钱，3万个嫩芽才能成茶1斤。”“噢！”我惊叫道。是啊，多少棵茶树上才能采下3万个嫩芽呀，甘苦自在其中。

几个妇女正在田间采茶，她们先从嫩叶采起，然后由里及表地层层向外扩展着，她们的手快得如同母鸡啄米，又稳又准又轻巧。

【吉光片羽】

□唐桂艳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读到沈从文先生在1966年10月于济南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。

1956年10月9日下午2时，沈从文和余库来到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，拜访了当时的副馆长宋景周，“一半时间是在藏书四十万卷的库房消耗的。看到许多《大藏经》。”

“我忘了说图书馆的书架，真是一种奇观！高过二丈，一列列和无线电什么器上的片片一样，两架之中窄窄的一条甬道，我只担心会倒骨牌似的一齐倒下。我想看看明《大藏经》，他们正当成无用之物搁在书架顶头，一个手足矫健的(的女)同志于是爬梯子上去取书，到了顶上时，我们在下边仰头望着，令人担心，比看杂技中的‘缘杆’还要不安。因为实在太高，简直是一种表演。这些工作的同志，在库房中书库中工作一年半载后，大致每人都可以在什么会上报名参与表演爬高绝技了。至少是业余什么会时，这么表演是十分动人的。到她平安无事下来时，我才放心。”

于先生幽默、诙谐的笔中，我想到了二十年前自己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。山东省图书馆建于清宣统元年，馆址称“遐园”，与宁波“天一阁”并称双峙，有“南阁北园”之誉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聊城杨氏“海源阁”藏书散出，由蔡元培建议，山东省教育厅何思源厅长主持兴建新的藏书楼，前后用款六万余银元，于1936年12月落成使用。楼体呈“山”字形，占地二亩六分四厘，红砖砌墙，其黑色木制大门当年由德国汉堡码头运至天津港，又用牛车从天津运达济南，耗时3个月。

以奎星主鲁，虚星主齐，“奎虚”意指齐鲁分野，遂取名“奎虚书藏”，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署榜。

从沈先生说的书架高度、密度、藏书数量，可以断定这是“奎虚书藏”，一楼最大的古籍书库。

此书库350平方米，长27米，宽13米，高3.8米，正位于“山”字的中间一竖位置。从大门进去，木质书架分列左右，各有十三

书卷多情似故人

——由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信谈起

四排，每个书架其实是由两个四层书架上下接在一起构成，书架层高约40厘米，书架搁板在5厘米以上，虽敦壮结实，但因上达房顶，加之书架间缝隙大小，故沈先生感觉高过二丈(约6米以上)，并感觉要“一齐倒下”。

库内藏书约40万册，其中就有两部《大藏经》(一部南藏，一部北藏)和散册约17000册。因阅读的人少，故置于书库最后一排书架上，并非被工作人员“当成无用之物”，沈先生要看的书恰恰置于最顶层，而这“惊险”一幕又被他形象地记录下来。

看到沈先生说那位女同志——我的前辈“爬梯子上去取书”，我真是羡慕，因为在我工作时，根本没有什么梯子，我们完全是“徒手攀援”，那叫一个“技术”：左脚踩在一层木架上(书架很宽，留有放脚的位置)，右脚踩到对面书架的一层木架上，左脚上一层，右脚上一层，轮番上行。

等到上了最高处，如果发现所取的书不在自己能触及的范围，只得一手攀架，小心在空中行走，真是手心出汗，两股战战，更不敢下视，胯下就是那条“甬道”，随时有掉下的危险。

我曾经无数次想到自己一头栽下来的惨状，也曾一度设想要在身上捆上绳子以做保护，但终究没有实施，更不奢望像沈先生说的一年半载后参加爬高表演什么的了。

尽管此楼在建后的半个世纪之内，一直是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及阅览的主体建筑，冬暖夏凉亦使古籍基本保持恒温，但因濒临大明湖，湿度较大。

犹忆每年春天，在连续晴好的天气里，打开书库尘封一年的所有窗户通风，为保证安全，我们会搬上凳子，五步一岗地坐在书库周围，轮流当值，体验着从书库中散出的阴凉之气和书库外温暖阳光的交织。

老式的除湿机不辞辛苦地工作着，每到下班时，我们都会从书库中提出一桶水，水泥地面沁出的水珠常常会让我十分小心，以免滑倒。

我环顾四周，巍巍青山似在向种茶人致意。那几个打伞遮阳的男男女女的同伴，不知是否看到青山的妩媚。其中一位太太手臂上还套着防晒的黑色袖套。“城里不知季节变幻，不知季节已变幻。”可能就指的这帮人吧。但愿此行能改变他们“面包来自商店而不是来自土地”的观念。

“请问，我们这里的茶叶为什么叫干烘呢？”同行的王先生问。

“干烘属发酵茶，滋味醇厚，耐冲耐泡，解渴提神，健胃消食，具有红茶与黄茶的品质特点。”吕老板回答道，“干烘茶历史悠久，自明代由安徽传入，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因用木炭经初烘、复烘、足火、拉老火等多道工序烘焙制成，所以就习惯叫它干烘了。”边走边聊边看，我们频频点头。

伴随着一阵清风，我们来到一棵有着百年树龄的核桃树下，巨大的树冠犹如一个硕大的遮阳伞，把几十号人一下揽入自己的怀里，树叶泛着碧绿的光芒，枣儿般大小的核桃满树皆是，正探头探脑地冲我们做着鬼脸。与树木对视着，完全融入了自然之中。木桌、板凳、马扎，让我们安坐下来，服务生很快就用透明的玻璃杯把茶沏好端上，哇，青绿青绿的叶儿在水里舒展着身姿，上下飘动，像一条条游走的鱼。望着茶叶那柔美的倩影，多半是只观而不忍喝下。是的，美丽是令人惋惜的，更是可以征服一切的。可以说，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青最绿的茶了。

喝还是要喝的。轻轻地呷一口茶水，细细品来，缕缕清香从鼻孔沁入肺腑，又从内心深处反涌上来，那个涩，那个甜，那个爽……真可谓回味无穷也。此时此刻，我被眼前情景交融的画面打动着，突然不知从哪里迸出灵感，大声喊道：“莱芜有茶园，何必下江南！”

记忆犹新的是，放置在书库外的电闸因线路老化突然打火，令人心生惶恐，而冬天暖气打压时管道的点滴渗水，让我们断然关掉所有书库的暖气阀门。

曾经管理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善本古籍的卢锦棠说过：“我们时刻提着脑袋在办事。”的确，水火无情，管理严格的双人双锁又怎能保证古籍的无虞？

自1994年起，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就和工作人员一起翘首以盼新的馆舍。2003年底，70多万册古籍全部搬迁新馆，新书橱，新装具，气体灭火系统，通风除湿系统，火灾报警系统，水灾报警系统，空调，空气净化器，温湿度监测仪……硬件的改善，以及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，加之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的实施，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生存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，齐鲁典籍受到了空前的关爱。

今天，回头想想那些曾经的艰辛，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奋斗在搬迁第一线的同事们，他们，有的远走异乡，有的已到天国。

那两个一米八多的男孩子，一个站在高高的书架上，伸手可触房顶，一个站在地面，脚尖一踮，就可接到上面俯身递来的书籍，两人一搭，完成了原本需要三人传递才能完成的书籍下架工作，而我，则往返奔跑于书箱和他们之间。

那些灰尘满面的日子，那些腰酸背痛的日子，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，至今想来，犹在眼前。然而，物是人非，古籍依旧在，伊人已离去。

纸寿千年，人无百岁，为沈从文先生取书的前辈已经作古，而被数代人守护的这些瑰宝，却依然饱含深情地注视着我，一如它们入驻本馆时深情注视着我的先辈一样。它们或许心存感动，感动因图书馆的保护而让它们得以续命，感动因读书人的发掘而让它们焕发青春。

而我，作为一名普通的古籍管理工作，默默守护着它们，无非就是希望这些瑰宝能够得到人们的阅读、诠释，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，就像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：“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。”

扫描二维码
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念念亲情】

圆圆饺子

□刘恒杰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从来不吃馅里放有葱花的饺子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那里的生活还非常贫穷。由于我家劳力少，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要比其他人少得多，生活很是困难。饺子是庄户人家的好饭食，记忆中，只有到了冬天下来大白菜时，才能吃上几回饺子。那时，白菜馅里唯一的佐料就是葱花，可是我却从来不吃馅子里放有葱花的饺子。没办法，母亲就在剁好的白菜馅里先不放葱花，等包上二三十个，看看够我吃一顿的了，再将切碎的葱花拌在馅子里。下饺子时，也是先将馅子里没有放葱花的饺子单独下，煮熟捞出后，再下馅子里有葱花的。日子穷，用来烧火的柴禾也是一根一根数着烧。后来，母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在包饺子时，先把馅子里没放葱花的饺子的两个角捏在一起，这样做成的饺子就变成圆形的了。如此一来，圆形的饺子和有葱花的饺子在锅里一起下，也不至于吃混了。

后来，两个姐姐也能帮母亲包饺子了，就学着母亲的样子给我包圆圆饺子。可是，有一次，二姐竟偷偷地用有葱花的馅子给我包了一个圆形的。饺子煮熟后，一家人都坐下来吃，谁知道，我第一个就吃到了那个放有葱花的圆圆饺子，我一下子呕吐不已。那顿饭我再也没有吃一个饺子。为了惩罚二姐，父亲让她背着我到村西头的小店铺里买了两块用花纸包着的糖。因为我的哭闹，我还有了一次逃学的理由，和已辍学的几个小伙伴疯玩了一下午。

初中毕业以后，我去了泰安师范学校读书。那时，已经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。可是，因为远离家乡，就难得吃上母亲和姐姐为我包的圆圆饺子了。每周星期五的晚饭，学校食堂给每个学生发两个大蒸包，而食堂里的师傅是不会因为我而不在馅子里放葱花的，而且他们压根儿也不会相信，天底下会有不吃这玩意儿的人。这样，每到星期五吃晚饭时，同学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吃大蒸包，我却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啃凉馒头。那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情形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后来，班级的生活委员发现了这件事，就告诉了班主任，班主任就去找食堂的师傅商量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星期五的下午，食堂的师傅在包大包子时，就先给我包出两个馅子里没拌上葱花的包子。他们也是将大包子的两个角捏在一起，包完了，再将葱花拌进馅子里。这样，一直到我毕业。

那年元旦我结婚了。婚后不久的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看见桌子上放着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，其中一盘是圆圆饺子。我这才忽然想起，我从没有和我妻子说起我不吃馅子里有葱花的饺子这件事。问妻子，她说，母亲在我俩结婚的前几天，就已经告诉她了。